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一〇三回 親嘗湯藥媚倒老爺 婢學夫人難為媳婦

我這回進京，才是第二次。京裡沒甚朋友：符彌軒已經丁了承重憂，出京去了；北院同居的車文琴，已經外放了，北院裡換了一家旗人住著，我也不曾去拜望；只有錢舖子裡的惲洞仙，是有往來的，時常到號裡來談談。但是我看他的形跡，並不是要我號裡來的，總是先到北院裡去，坐個半天，才到我這邊略談一談。不然，就是北院裡的人不在家，他便到我這邊來坐個半天，等那邊的人回來，他就到那邊去了。我見得多次，偶然問起他，洞仙把一個大拇指頂起來道：「他麼？是當今第一個的紅人兒！」我聽了這個話，不懂起來，近日京師奔競之風，是明目張膽，冠冕堂皇做的，他既是當今第一紅人，何以大有「門庭冷落車馬稀」的景象呢？因問道：「他是做甚麼的？是那行的紅人兒？門外頭宅子條兒也不貼一個？」洞仙道：「他是個內務府郎中，是裡頭大叔的紅人。差不多的人，到了裡頭去，是沒有坐位的；他老人家進去了，是有個一定的坐位，這就可想了。」我道：「永遠不見他上衙門拜客，也沒有人拜他，那裡像個紅人？」洞仙道：「你忒不大到京裡來，怨不得你忒不知道。這紅人兒裡頭，有明的，有暗的；像他那是暗的。」我道：「他叫個甚名字？說他紅，他究竟紅些甚麼？你告訴告訴我，等我也好巴結巴結他。」洞仙道：「巴結上他倒也不錯，像我兄弟一家大小十多口人吃飯，仰仗他的地方也不少呢。」我笑道：「那麼我更要急於請教了。」洞仙也笑道：「他官名叫多福，號叫貢三，是裡頭經手的事，他都辦得到，而且比別人便宜。每年他的買賣，也不在少處。這兩年元二爺住開了，買賣也少了許多。」我道：「怎麼又鬧出個元二爺來了？」洞仙道：「這位多老爺有兩個兒子，大的叫吉祥，我們都叫他做祥大爺，是個傻子；第二個叫吉元，我們都叫他做元二爺，捐了個主事，在戶部裡當差。他父子兩個，向來是連手，多老爺在暗裡招呼，元二爺在明裡招徠生意。」我道：「那麼為甚麼又要住開了呢？」洞仙道：「這個一言難盡了。多老爺年紀大了，斷了弦之後，一向沒有續娶。先是給傻子祥大爺娶了一房媳婦，不到兩年，就難產死了。多老爺也沒給他續娶，只由他買了一個姨娘就算。卻和元二爺娶了親。親家那邊是很體面的，一副妝奩，十分豐厚，還有兩個陪嫁丫頭，大的十五歲，小的才十二歲。過了兩三年，那大丫頭有了十七八歲了，就嫁了出去；只有這個小的，生得臉蛋兒很俊，人又機靈，元二爺很歡喜他，一直把他養到十九歲還沒嫁。元二爺常常和他說笑鬼混，那位元二奶奶看在眼裡，惱在心裡。到底是大家姑娘出身，懂得規矩禮法，雖是一大罈子的山西老醋，擱在心上，卻不肯潑撒出來，只有心中暗暗打算，覷個便，要早早的嫁了他。後來越看越不對了，那丫頭眉目之間，有點不對了，行動舉止，也和從前兩樣了，心中越加焦急。那丫頭也明知二奶奶吃他的醋，不免懷恨在心。恰好多老爺得了個脾泄的病，做兒媳婦的，別的都好伺候，惟有這攙扶便溺，替換小衣，是辦不到的，就是僱來的老媽子，也不肯幹這個。元二奶奶一想，不如撥了這丫頭去伺候公公，等伺候得病人好了，他兩個也就相處慣了，希冀公公把他收了房做個姨娘，就免了二爺的事了。打定了主意，便把丫頭叫了來，叫他去伺候老爺。這丫頭是一個絕頂機警的人，一聽了這話，心中早已明白，便有了主意，唯唯答應了，即刻過去伺候老爺。多老爺正苦沒人伺候，起臥都覺得不便，忽然蒙媳婦派了這個丫頭來伺候，心中自是歡喜。況且這丫頭又善解人意，嘴唇動一動，便知道要茶；眼睛擡一擡，便知道要煙。無論是茶是藥，一定自己嘗過，才給老爺吃。起頭的兩天，還有點縮手縮腳的；過得兩天慣了，更是伺候得周到。老爺要上馬子，他抱著腰；老爺躺下來，他捶著背。並且他自從過來之後，還把自己鋪蓋搬到老爺房裡去，到了晚上，就把鋪蓋開在老爺炕前地下假寐。那炕前又是夜壺，又是馬子，又是痰盂，他並不厭煩。半夜裡老爺要小解了，他怕老爺著了涼，拿了夜壺，遞到被窩裡，伏侍小解。那夜壺是盜的，老爺大腿碰著了，哼了一聲，說冰涼的。丫頭等小解完後，便把夜壺舀乾淨，拿來焐在自己被窩裡，等到老爺再要用時，已是焐得暖暖兒的了。及至次日，請了大夫來，凡老爺夜來起來幾次，小解大解幾次，是甚麼顏色，稀的稠的，幾點鐘醒，幾點鐘睡，有吃東西沒有，只有他說得清清楚楚。所以那大夫用藥，就格外有了分寸。有時晚上老爺要喝參湯，坐起來呢，怕冷，轉動又不便當；他便問准了老爺，用茶漱過口，刷過牙，刮過舌頭，把參湯呷到嘴裡，伏下身子，一口一口的慢慢哺給老爺吃。有時老爺來不及上馬子，弄髒了褲子，他卻早就預備好了的。你說他怎麼預備來？他預先拿一條乾淨褲子，貼肉橫束在自己身上，等到要換時，他伸手到被窩裡，拭擦乾淨了，才解下來，替老爺換上，又是一條暖暖兒的褲子了。這一條才換上，他又束上一條預備了。」

「如此伺候了兩個多月，把老爺伺候好了。雖然起了炕，卻是片時片刻，也少他不得了。便和他說道：『我兒，辛苦你了！怎樣補報你才好！』他這兩個多月裡頭，已經把老爺巴結得甜蜜兒一般，由得老爺撫摩玩弄，無所不至的了。聽了老爺這話，便道：『奴才伺候主子是應該的，說甚麼補報！』老爺道：『我此刻倒是一刻也離不了你了。』丫頭道：『那麼奴才就伏侍老爺一輩子！』老爺道：『這不是誤了你的終身？你今年幾歲了？』丫頭道：『做奴才的，還說甚麼終身！奴才今年十九歲，不多幾天就過年，過了年，就二十歲了，半輩子都過完了；還有那半輩子，不還是奴才就結了嗎！』老爺道：『不是這樣說。我想把你收了房，做了我的人，你說好麼？』丫頭聽了這句話，卻低頭不語。老爺道：『你可是嫌我老了？』丫頭道：『奴才怎敢嫌老爺！』老爺道：『那麼你為甚麼不答應？』丫頭仍是低頭不語。問了四五遍，都是如此。老爺急了，握著他兩隻手，一定要他說出個道理來。丫頭道：『奴才不敢說。』老爺道：『我這條老命是你救回來的，你有話，管說就是了，那怕說錯了，我不怪你。』丫頭道：『老爺、少爺的恩典，如果打發奴才出去，那怕嫁的還是奴才，甚至於嫁個化子，奴才是要一夫一妻做大的，不願意當姨娘。如果要奴才當姨娘，不如還是當奴才的好。』老爺道：『這還不容易！我收了你之後，慢慢的把你扶正了就是。』丫頭道：『那還是要當幾天姨娘。』老爺道：『那我就簡直把你當太太，拜堂成禮如何？』丫頭道：『老爺這句話，可是從心上說出來的？』老爺道：『有甚不是！』丫頭「咕咚」一聲，跪下來叩頭道：『謝過老爺天高地厚的恩典！』老爺道：『我和你已經做了夫妻，為甚還行這個禮？』丫頭道：『一天沒有拜堂，一天還是奴才；等拜過了堂，才算夫妻呢。還有一層：老爺便這般擡舉，還怕大爺、二爺，他們不服呢？』老爺道：『有我擔了頭，怕誰不服！』丫頭此時也不和老爺客氣了，挨肩坐下，手握手的細細商量。丫頭說道：『雖說是老爺擔了頭，沒誰敢不服，但是事前必要機密，不可先說出來。如果先說出來，總不免有許多阻擋的說話。不如先不說出來，到了當天才發作，一會兒生米便成了熟飯，叫他們不服也來不及。至於老爺續娶，禮當要驚動親友，擺酒請客的，我看這個不如也等當天一早出帖子，不過多用幾個家人分頭送罷了。』此時老爺低著頭聽吩咐，丫頭說一句，老爺就答應一個『是』字，猶如下屬對上司一般。等吩咐完了，自然一切照辦。」

「好丫頭！真有一本，有能耐！一切都和老爺商量好了，他卻是不動聲色，照常一般。有時伺候好了老爺，還要到元二奶奶那邊去敷衍一會。這件事竟除了他兩個之外，沒有第三個人知道的。家人們雖然承命去刻帖子，卻也不知道娶的是哪一門親。就是那帖子簽子都寫好了，只有日子是空著，等臨時填寫的，更不知道是那一天。老爺又吩咐過不准叫大爺、二爺知道的，更是無從打聽，只有照辦就是了。直到了辦事的頭一天下午，老爺方才吩咐出來，叫把帖子填了明天日子，明日清早派人分頭散去。又吩咐明天清早傳債相，傳喜娘，傳樂工，預備燈彩。這一下子，合宅上下人等都忙了。卻一向不見行聘，不知女家是什麼人。祥大爺是傻的，不必說他；元二爺便覺著這件事情古怪，想道：『這兩三個月都是丫頭在老爺那邊伺候，叫他來問，一定知道。』想罷，便叫老媽子去把丫頭叫來，問道：『老爺明天續弦，娶的是那家的姑娘？怎麼我們一點不曉得？你天天在那邊伺候，總該知道。』丫頭道：『奴才也不知道，也是方才叫預備一切，才知道有這回事。』二爺道：『那邊要鋪設新房了，老爺的病也好了許久了，你的鋪蓋也好搬回這邊來了。』丫頭道：『是，奴才就去回了老爺搬過來。』說著，去了。過了一會，又空身跑了過來道：『老爺說要奴才伺候新太太，等伺候過了三朝，才叫奴才搬過來呢。』說罷，又去了。元二爺滿腹疑心，又暗笑老頭子辦事糊塗，卻還猜不出個就裡。」

「到了明天早起，元二爺夫妻兩個方才起來，只見傻大爺的姨娘跑了來，嘴裡不住的稱奇道：『二爺、二奶奶，可知道老

爺今天娶的是哪一個姑娘？』二爺見他瘋瘋傻傻的，不理會他。二奶奶問道：『這麼大驚小怪的做甚麼？不過也是個姑娘罷了，不見得娶個三頭六臂的來！』姨娘道：『只怕比三頭六臂的還奇怪呢！娶的就是二奶奶的丫頭！』二爺、二奶奶聽了這話，一齊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『這是那裡來的話？』姨娘道：『哪裡來的話！喜娘都來了，在那裡代他穿衣服打扮呢。我也要去穿衣服了，回來怕有女客來呢。』說著，自去了。這邊夫妻兩個，如同呆了一般，想不出個甚麼道理來。歇了一會，二爺冷笑道：『吃醋咧，怕我怎樣咧，叫他去伺候老人家咧！當主子使喚奴才不好，倒要做媳婦去伺候婆婆！你看罷咧，日後的戲有得唱呢！』一面說，梳洗過了，換上衣服，上衙門去了。可憐二奶奶是個沒爪子的螃蟹，走不動，只好穿上大衣，先到公公那邊叩喜。此時也有得帖子早的來道喜了。

「一會兒，吉時已到，喜娘扶出新太太，儂相贊禮拜堂。因為辦事匆促，一切禮節都從簡略，所有拜天地、拜花燭、廟見、交拜，都並在一時做了。過後便是和眾人見禮。傻大爺首先一個走上前去，行了一跪三叩首的禮。老爺自是兀然不動，便連新太太，也直受之而不辭。傻大爺行過禮之後，家人們便一迭連聲叫二爺。有人回說：『二爺今天一早奉了堂諭，傳上衙門去了。』老爺已是不喜歡。二奶奶沒奈何，只得上前行禮，可惱這丫頭居然兀立不動。一時大眾行過禮之後，便有許多賀客，紛紛來賀，熱鬧了一天。二爺是從這天上衙門之後，一連三天不曾回家。只苦了二奶奶，要還他做媳婦的規矩，天天要去請早安，請午安，請晚安。到了請安時，碰了新太太高興的時候，鼻子裡哼一聲；不高興的時候，正眼也不看一看。二奶奶這個冤枉，真是無處可伸。倒是傻大爺的姨娘上去請安，有說有笑。二爺直到了第四天才回家，上去見過老爺請過安，便要走。老爺喝叫站著，二爺只得站著。老爺歇了好一會，才說道：『你這一向當的好紅差使！大清早起就是堂官傳了，一傳傳了三四天，連老子娘都不在眼睛裡了！』二爺道：『兒子的娘早死了，兒子丁過內艱來。』老爺把桌子一拍道：『嚇！好利嘴！誰家的繼母不是娘！』二爺道：『老爺在外頭娶一百個，兒子認一百個娘；娶一千個，兒子認一千個娘。這是兒媳婦房裡的丫頭，兒子不能認他做娘！』老爺正待發作，忽聽得新太太在房裡道：『甚麼丫頭不丫頭！我用心替你把你老子伺候好了，就娘也不過如此！』老爺道：『可不是！我病在炕上，誰看我一看來？得他伺候的我好了，大家打仗兒倒翻了臉了。你出來！看他認娘不認！』新太太巴不得一聲走了出來，二爺早一翻身向外跑了。老爺氣得叫『抓住了他！抓住了他！』二爺早一溜煙跑到門外，跳上車子去了。這裡面一個是老爺氣的暴跳如雷，大叫『反了反了！』一個是新太太撒嬌撒癡，哭著說：『二爺有意丟我的臉，你也不和我做主；你既然做不了主，就不要娶我！』哭鬧個不了。

「二奶奶知道是二爺闖了禍，連忙過來賠罪，向公公跪下請息怒。老爺氣得把鬍子一根根都豎了起來。新太太還在那裡哭著。良久，老爺才說道：『你別跪我！你和你婆婆說去！』二奶奶站了起來，千委屈，萬委屈，對著自己賠嫁的丫頭跪下。新太太撇著嘴，把身子一扭，端坐著不動。二奶奶千不是，萬不是，賠了多少不是。足足跪了有半個鐘頭，新太太才冷笑道：『起去罷，少奶奶！不要折了我這當奴才的！』二奶奶方才站了起來，依然伺候了一會，方才退歸自己房裡。越想越氣，越氣越苦，便悄悄的關上房門，取一根帶子，自己吊了起來。老媽子們有事要到房裡去，推推房門不開，聽了聽寂無聲息，把紙窗兒戳破一個洞，往裡一瞧，嚇得魂不附體，大聲喊救起來。驚動了闔家人等，前來把房門撞開了。兩個粗使老媽子，便端了凳子墊了腳，解將下來，已經是筆直挺硬的了，舌頭吐出了半段，眼睛睜得滾圓。傻大爺的姨娘一看道：『這是不中用的了！』頭一個先哭起來。便有家人們，一面去找二爺，一面往二奶奶娘家報信去了。這裡幸得一個解事的老媽子道：『你們快別哭別亂！快來抱著二奶奶，此刻是不能放他躺下的！』便有人來抱住。那老媽子便端一張凳子來，自己坐下，才把二奶奶抱過來道：『你們扳他的腿，扳的彎過來，好叫他坐下。』於是就有人去扳彎了。這老媽子把自己的波羅蓋兒堵住了二奶奶的谷道，一隻手便把頭髮提起，叫人輕輕的代他揉頸脖子，捻喉管；又叫人拈他肩膀；又叫拿管子來吹他兩個耳朵。眾人手忙腳亂的，搓揉了半天，覺得那舌頭慢慢的縮了進去。那老媽子又叫拿個雄雞來，要雞冠血灌點到嘴裡，這才慢慢的覺著鼻孔裡有點氣了。正在忙著，二爺回來了；可巧親家老爺、親家太太，也一齊進門。二爺嚷著怎樣了。親家太太一跨進來就哭了。那老媽子忙叫：『別哭，別哭！二爺快別嚷！快來和他度一口氣罷！』二爺趕忙過來度氣，用盡平生之力，度了兩口，只聽得二奶奶哼的一聲哼了出來。那老媽子道：『阿彌陀佛！這算有了命了。快點扶他躺下罷。只能灌點開水，薑湯是用不得的。』那親家太太看見女兒有了命，便叫過一個老媽子來，問那上吊的緣由，不覺心頭火起。此時親家老爺也聽明白了，站起來便去找老爺，見了面，就是一把辮子。」

正是：好事誰知成惡事，親家從此變冤家。不知親家老爺這一把辮子，要拖老爺到那裡去，且待下回再記。